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八

起元始三年盡孺子嬰初始元年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安尚書令平晏

納采見女

婦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降德明曰采擇也師古曰謂采擇其可者

還奏言公女漸

漬德化有窈窕之容

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

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

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

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

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

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黻積
若今之襪為也賢只素積者積以為裳也言要中裝積也賈公彥
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襪音發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

父母得位

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旺則水相也遇父母則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源父曰世言父母得位步知是泰卦乎

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

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

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

三百萬分子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

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如禮曰郊祀志己有官社未有官稷

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道續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大

吏劉瓚建於別所不相從也

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立核公

國令如周公

成王以周公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

魯公

之詩曰王曰叔父建

所賜之品亦皆如之

魯公之封於魯也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

爾元子俾侯於魯

所賜之品亦皆如之

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公

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

六子封於凡蔣邾茅胙祭

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

事起初葬長子宇非葬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葬白太皇太后詔

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

而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葬不聽宇與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葬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

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如洪範五行傳以說葬也

宇即使寬

夜持血灑葬第門吏發覺之葬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

補註焉宇妻名

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也已說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葬

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葬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

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葬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

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葬專政復

非議葬紅陽侯王立葬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葬皆以太皇

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葬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葬

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

不附葬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

涿郡丁商

相成帶者也

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

太守辛伯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達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

萌時舉將家屬於長安歸

浮海客於遼東拜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宗伯姓也鳳名也鳳明於禮官爲少府

人說

爲人後之諡自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

塞百姓之議先是程侯金曰碑子賞

程音如

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

以無子國絕葬以曰碑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時又

以欽家世忠孝與孔光同選爲帝師友帝稱光爲孔氏師稱欽爲

金氏友旣而欽謂當宜爲其父祖立廟

晉灼曰當是貴弟建之孫此言當自爲其父及祖父

建立

而使大夫主賞祭

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私親而欽令當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爲

貴後而令大夫主掌祭事

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曰欽知聖朝世有爲

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咸伏厥辜而乃揚言殿省敎當云云惑亂眾心素國大綱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安上日礪弟倫之子也初日礪以功封侯兩子皆貴然及孫則衰矣而倫後遂盛安上始貴顯封侯子敞元帝時爲侍中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惟上亦難焉敞子涉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兩子湯融皆爲侍中欽涉從父弟也雖不得其死而爲士論所推重欽從父弟遷亦以明經爲尙書令後莽復封欽弟遵爲侯奕葉榮貴莫與爲比

班固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上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弱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邪金日磾夷狄亡國羈縻漢庭而以爲敬悟主忠信自著勛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是歲尙書令潁川鍾元爲大理

哀帝元壽二年復改廷尉爲大理

潁川太守陵陽

嚴詡

地志陵陽縣屬丹陽郡

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

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

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謝至拜爲
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竝爲潁川太守竝性情廉居官妻子不
至官舍鋤滬誅暴令無不行嘗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成太后
外家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因畱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閒單外
君友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竝具知之以非
己時事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卽遣吏奉謁
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旣去
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剗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

竝心知己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以爲實死太后爲之涕泣哀帝聞而善之擢爲隴西太守至是移守潁川時尙書令潁川鍾元領大理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賊千金竝旣爲潁川守過辭鍾元大理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坐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君律猶言王法也不在

於太守元懼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於他郡持頭還竝皆縣頭於市郡中清誼

甲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日昊天上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其過於帝証之於天故稱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

承休公曰鄭公成帝綏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周承休侯爵為公以為二王後詔婦女非身犯

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所他皆無得繫其富賧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二

月丁未遣大司徒客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

第授皇后續漢志皇后綬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綬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璽蓋亦玉璽也師古曰璽所以繫

璽考異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云夏皇后見於高廟外戚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

言四月入未央宮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憚等八人各置副假節

者誤也副副使也憚等持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夏太保綽等及吏民

其副則假之以節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

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邾聚新野田

召陵新息二縣屬汝南郡續漢志南陽郡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邾聚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

伊尹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邾聚位上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

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

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

封其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

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

成王之侯伯禽於魯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

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
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
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
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
左右奉其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
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依爲廣恩君君力爲廣
惠君君弟爲廣施君以故左右日夜其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
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存見孤寡與婦眷幸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灞水而被除夏
遊節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門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
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節宿苑名飛羽殿名上蘭觀名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

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尙頗識之禁因曰太子宮幸近可一往游

觀不足以爲勢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悅太后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見販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

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

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王御虞芮何以加師古曰虞芮二國名

君爭田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見耕者讓畔行宜

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辱君子之庭遂相讓而退

報告天下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毋朝十日一

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 莽奏起明

堂辟雍靈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

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

二彌法七十二風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七

辟雍有象壁圖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大戴禮明堂以茅為學者築

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

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

令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篇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

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

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令各造廷中而記其說也

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

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

稍自索

師古曰復多也索盡也

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

漢之曹陰定陶故曹國也東郡及魏郡黎陽古衛地也

其南北不過百

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

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

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

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師古曰行謂通流也

周譜曰定王五年河徙

如舊曰諸世統譜

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二

年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西山謂黎陽以西諸山

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爲甄

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

不過數億稿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

師古曰事謂役使也

空居與行役

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

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

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唐書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

日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鉉璽宋均註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禮房內不潔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充陽威武志在衛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鉉璽以 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

事先祖

南陵文帝母薄太后變

奏可

皇考廟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

雲陵昭帝母趙太后陵

莽

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莽白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象

夷王度大海率國臣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 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

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海鹽池開陽云

西有卑禾羌海即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
道元曰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 平地美草皆與漢

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

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

或藺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

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
處謂度地以處之業謂使

各有作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

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

西海郡
考異曰王莽傳置西海郡在明年秋今從平紀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

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
前輝光蓋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蓋領長安以北諸縣也

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

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是年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

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

廟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

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

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 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閒天地

之祠凡五徙焉 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作長安

復長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成帝崩皇太后詔

泉汾陰今又復南北郊是五徙也 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 漢元漢初也 雖有

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平君

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道路
皆舉音以過喪以馬宮爲太師吏民以葬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
下議者事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
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
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
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衣裳師古曰此或謂蔽膝也或謂韞韞瑒瑒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云瑒瑒有瑒是
瑒也毛傳曰天子玉瑒而此必諸侯瑒瑒而瑒瑒陸云瑒刀室也
爾雅云黃金瑒之瑒說文云瑒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瑒
音瑒瑒音丰上聲瑒音必挑音挑瑒音瑒瑒音求瑒音丙句履

孟康曰今齊祀覆頭飾也出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龍旂

履三寸師古曰其形歧頭鸞路乘馬鸞者也四馬曰乘龍旂

九旒周禮交龍爲旒爾雅有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

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

胄兜柜匱二卣柜匱香酒也周禮春官甸人計云釀柜爲酒柜如芬芳飲服以降神也舊說芬芳作暢故謂之柜禮以鬱合匱言鬱

於中而匱於外也又曰先鄭小毛以爲鬱香草也築而煮之爲匱柜者百穀之華卑者百草之英故先王歲以合匱卣中尊也○柜音巨卣音有醴音釀去聲釋音孚圭瓚二九命青

玉琖二師古曰圭瓚以圭爲勺末上公九命朱戶納陛朱戶以居納陛以登

孟康曰納內也謂盤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署宗官祝官

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簷下也卜官史官杜預曰太祝宗人太卜太史凡四官虎賁三百人王

師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

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義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

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周公營成周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配皇天中父

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

封為列侯

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常鄉侯孫遷定鄉侯八人者王惲常鄉侯謝遷望鄉侯遂普鄉侯陳

厚盧鄉侯陳崇南鄉侯李翁邑鄉侯郝魚亭鄉侯謝殷章鄉侯考異曰恩澤侯表對故等十一侯皆云丁酉獨平晏云丁丑按十二

人同功俱封是年閏五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時廣不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

班穉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時廣不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

廣不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異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

司空掾屬二十九人有比三百石馬諷吏民

此二百石杜佑曰正曰掾副曰屬諷吏民

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倖仔弟也太后曰

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閔獨

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

太后許焉 莽又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白虎通云象者其衣服象下刑也犯聖者蒙犯刑

者以撻笞其衣犯體者以墨蒙其體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屏草履也○屏音費

莽復奏言其

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言不違臣妾之道

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

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其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其王母歸

定陶葬其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

發葬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葬奏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

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腰妾

之次奏可於是司發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櫛戶

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棺中器物及開傅太

后棺臭聞數里時又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公卿在位皆

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

作掘平其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

云又壞壞其皇廟諸造議者冷褒段猶皆徙合浦

褒猶奏見三十卷哀帝建平

元年考異曰師丹傳曰復免高昌侯安爲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于武坐父爲侯邪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

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爲義陽侯

丹建平元年

年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於南陽新野考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爲義陽侯胡旦因此并發傳太后陵徙治義陽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發其王母及丁姬冢改葬之馬宮傳莽發傳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褒等徙合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長歷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有誤月餘薨初哀帝時馬宮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

諡曰孝元傳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官爲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

宣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八月壬午

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言精明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

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其印綬於使者也以侯就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

壯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案男八月生齒

八歲毀齒二歲六陽道通入八六十四陽道經女七月生齒七

歲毀齒二十七十四陰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

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巖計南北直相當

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其為子午通仲湧曰史文自以從杜陵

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說非史意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子午

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泉陵侯劉慶上書地理志泉陵縣屬零陵郡言周成王幼小

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

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說 冬熒惑入月

出 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

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

請命作金騰也書曰周公納策金騰之匱中孔安國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絨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曰縣荆約之名丙

午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五年壽十四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

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敘孝

平加元服葬康陵臣瓚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

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

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露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非分屬前輝光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其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度立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獻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

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只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

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

子戴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鄭氏曰斧依爲斧文屏南面朝羣

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

宗祀明堂其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者謂祭祀

於秦視若朝會亦有贊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

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

幼嗣遂寄託之義遂成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

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宮者謂以安漢公第爲宮也家

郡縣也采謂以武功縣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死是大司

農馬官辟南郡胡剛爲掾至是太后令葬居攝剛即解其衣冠懸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平帝元始五年 孺子居攝元年

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至莽敗乃歸鄉里

孺子嬰 在位三年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

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亦因周公輔

言曰公將不利於 嬰廣戚侯顯之子也 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則勳之子也 年二

歲託以卜相叢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太阿右拂 拂讀 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也 四月安眾侯劉崇 師古曰安眾康侯舟長沙定王

安眾侯國屬南陽郡故宛西鄉也 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

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

百餘人遂進攻宛 宛南陽郡治所 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

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

倡始父子兄弟負寵荷誦馳之南陽諸崇宮室令如古制

古者時逆之因

既伏其罪則濬其宮室以爲汚池師古曰濬謂竇水也

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

戒武王勝殷分亳社以城諸侯四鄰其社屋上棧下使不得通陰陽之氣所以著亡國之戒也

於是莽大說封

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

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伯松兼字

力戰關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

皆汚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

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

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宮奏可

攝殿中止宿之舍府治事之所第所居也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

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發況擊之

則居攝二年春寶況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

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

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

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女曰大錢五十索隱曰錢本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利於人也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

府受直

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

然卒不與直

東郡太守翟義

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

地理志上蔡縣屬汝南郡

新都侯攝天子

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

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太郡父子受漢厚

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補註埋名者名與身俱埋晦

而不揚之意 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可從我乎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

璜結謀信璜皆東平楊王雲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

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

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鸩

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

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古

日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直平門莽改名屬余按

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

後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衛將軍平帝元始四年莽更名宗正為宗伯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中郎將

廉羌侯寶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

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

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竝為橫槊將軍屯武關遺址故名○遂義音蘇槊音野

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

并地理志并縣屬右扶風賢曰并州故城在魏州并原縣南二十三縣盜賊竝發槐里男子趙

朋靈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縣令地理志右輔都尉治屬郡

與陳豨皆屬扶風後復所封邑也○陳豨第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

安眾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

將軍大鴻臚望卿侯閭還為折衝將軍西驍朋等以常鄉侯王邯

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

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休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承陽之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

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稱曰昔成王幼周

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

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

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此周公故依倣其事

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問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宗室之儔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

在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也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

日我用此宗室之儔及獻儀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

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孟康曰舊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日考城陳留風俗傳曰舊

縣秦之設縣也遭漢兵起邑多舊年故改曰舊縣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舊縣其名不善其改曰考城與翟義會戰

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

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

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

陳都市卒不得信

地理志固始陳三縣皆屬淮南國賢曰固始城在今汴州雍邱縣東南

班彪曰翟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人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

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

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成初始元年春地震大赦天下詔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

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

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

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蠶

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

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

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大子用於諸侯曰附庸

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

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

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阮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謂曰五毒野葛

毒之方進長子宜亦明經篤行居長安教授先義未發時家數有

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時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嚙其庭中

羣雁數十眾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謂

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倜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

也太夫人可歸爲棄去宜家者以避害母不可去後數月而敗甚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

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

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

書曰反虜逆賊鯨鯢

師古

曰鯨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傑者崔豹古今注鯨鯢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遊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青亦長千里蓋鯢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疆暴而凌弱者而導從數萬子義等既敗葬於是自謂威德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義便古鯨字

日盛遂謀即真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

兄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葬還歸新都國

葬既居攝故還歸新都國補註還歸者謂還歸新都

國歸之於朝廷也

羣臣復白以封葬孫宗為新都侯

宗字

九月葬母功

顯君死葬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纘弁而加

麻璫經如天子弔諸侯服

周禮王為諸侯總纘弁而加璫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師古曰於弁上加璫經

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記曰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無事其布曰總買公彥曰凡五服之紆皆兩股絞之言縗經則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纁又以一股麻為紆而縗經之如縗然故謂之環經

凡登弔再會而令新都

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

非置司威以司察百官

奏葬兄子衍功

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

私報者私屬之也

況為收繫致其法葬大

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及獲之

字也

葬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字死見上平帝元始三年中寶日仲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

葬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

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

地理志齊

郡有廣饒縣

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

師古曰千人官名屬太車騎將軍扈雲名太

係屬賊鴻言扶風雍石

雍縣屬扶風

葬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葬奏太后

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

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至是歲二百一十四年

承天威命

詔臣葬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攝皇帝當為真

卽不信我此事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

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

壬子冬至而
其日當建

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

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

視說

觀其文而
說其義也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下詔更爲太初元將元

年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

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

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

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博議別奏以示卽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

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紆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

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

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改正兩檢

莽自以爲黃帝之後故曰子黃帝逆鑑誤作皇今從漢書改正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

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

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

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僕射以聞戊

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福師古曰言有神命御王冠王者之謁

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詔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

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降顯大

後

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昭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

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

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正以丑時爲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以十謂旌旗之屬也

以十

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

以十二月爲正以丑時爲

十二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

以土繼火故尚黃物屬牙於正其色白故應正用

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

也莽將卽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

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同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

舜索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棄

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坐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葬必欲得傳國璽太后甯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葬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

師古曰未央殿殿前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黃圖曰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浸也

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

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

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

師古曰志忍之辭也

莽因曰此詩

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

冠軍蜀南陽郡服虔曰銅壁如

璧形以

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

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成帝之末有童謠曰邪徑敗
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
所憐人以爲國家絕嗣王氏篡位之兆至是果驗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
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養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九

起王莽始建國元年
盡天鳳元年凡六年

附新莽上

舊位十四年為漢兵所誅改元
三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三

己

新莽始建
國元年

春正月朔

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
歲首通鑑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

莽帥公

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

丞相王訴孫宜春侯咸女為妻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字獲安臨宇

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字子六人

皆為公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
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

大赦天下莽乃策

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

周後竝行其正朔服色

此皆空言耳

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

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

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太傅秩二千石中傅則在宮中傅王者耳賢曰前書晉義曰中傅宦者也

百僚陪位莫不

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

哀章所獻金匱書也

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

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爲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

丞永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

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

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

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

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城門令史事城門校尉掌文書王盛者寶餅并按符

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

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尙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

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

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

孟康曰令安定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釋名曰壁辟也辟禦風寒也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畜音休去

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

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余按古

之三孤位六卿爲秩同六卿曰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

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其工水衡都尉曰予虞皆敝唐虞

也建官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司司卿即司允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光祿勳

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憲執金吾曰衛武中尉改郡太守曰大尹

曰軍正又置大醫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長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

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縵之屬為侯大功為

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男以陸女

以陸為號焉師古曰陸陸皆其受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

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其定

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

王三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

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王子侯表

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國將軍建泰諸爵為

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後漢城陽王昱傳云劉氏侯者皆降爲子後奪爵不知亦有幾年

天司空

邑成都侯商子也既居三公位貴重商故人皆敬事之惟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以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公子貴如何天下兩賢之護字君卿齊人也初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號五侯鯖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母死送葬者車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壽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

散百金之費。歷天水廣漢兩郡太守。封息鄉侯。坐事免。爲庶人。護
居位時。爵祿賂遺緣手而盡。既退。居里巷。而五侯兄弟皆已死。年
老失勢。賓客益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妻子曰。呂公
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莽又封黃帝
少昊顓頊帝舜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
其祭祀。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
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欲度更爲疏闊。乃自謂黃
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
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
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姁陳

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

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卬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

牧爲男守爲附城

補註以義朋之亂時領州郡者皆能懷忠孝而不降故悉封天下牧守爲男爲附城以漢

高廟爲文祖廟

師古曰欲法漢受終於文祖

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

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莽以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如冠纓頭繫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火靈爰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殺夔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解既方庶疫剛痺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土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乃罷錯刀契刀及五

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

爲二品竝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

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

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

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

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卽墨

卽墨膠東國都

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

敗走至長廣死

地理志長廣縣屬琅邪郡

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

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

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闡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

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吏賦罷癯咸

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其

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於

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出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

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魘魅師古曰魘山神也魘老物精也○魘音答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秋遣五威將

王奇等十二人五威將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

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

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於車

也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鷺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鷺鳥雉屬即鷩鷩

也也○鷩音龜鷩鷩音俊儀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其東出者至元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厯益州改句町王為侯徼外邊徼之外

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繒集榆夷反句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為王。句町著勅挺西出至西域盡

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言章印符也信

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黃金璽紐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

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文曰印為莽以與印綬撓亂四夷張本冬肅桐華以統陸侯陳崇為

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

十二城門及繞雷羊頭着雷汧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關將軍分主繞雷羊頭着

雷汧隴四處服虔曰繞雷陷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

距塞其道屈曲踰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

十二繞是也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有山也雷也也皆在

陝縣之東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坻也汧隴相連

音雷皆以五威冠其號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是歲真定常山大雨雹 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日高皇帝大怒

趣歸我國否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庚始建
年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
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開諸
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
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天下謂之共主彌大弗之敢傾歷載八
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爲
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
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
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

海爲齊趙

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日浸也

穀泗以往奄有龜

蒙爲梁楚

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瓚曰穀在彭東城泗之下流爲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

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

文穎曰卽今吳也高祖六年爲荆國十六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

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

師古曰瀕水涯也廬衡二山名

波漢之陽互九疑爲

長沙

鄭氏曰波音破澤之破孟康曰互竟也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九疑山名有九峰在零陵營

道

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

師古曰比謂相次也三垂謂東北南也

天子自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

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

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

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

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

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益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

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

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

夫謂者諸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

得使仕於王朝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者爲左

遷仕諸侯設附益之法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

於私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

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
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
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
者額角也稽首首至
地奉土璽載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
者官收取之無而

欲得者官出與之師古曰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

賒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
賒賈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賁物者以其其所屬吏

受閭閻之田而貨萬錢者一井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曰樂
語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讀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

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貨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爲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宥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

日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錫錫許廣曰錫銅屬也

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

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也

之往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其言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曾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沽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鬻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三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鬻也師古曰釀漿也○釀音代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并從之

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

十五卷平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創見三

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稅護烏桓使者即護烏桓校尉范滂曰烏桓自為貢饗所常臣伏聞其歲輸牛羊馬

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後置護烏桓校尉擁

節監領之收烏桓酋豪縛創懸之酋豪兄弟怒其殺匈奴使單于

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

受畜不遺及五威將王駿等六人至匈奴六人一將五帥也重遺單于金

帛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

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棄其國號將帥既至授單于印載詔令

上故印殺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載單于舉掖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

蘇者姑夕侯之名

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

止不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韃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韃奉上將帥受著新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懸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書璽不言意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顯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

白單于知己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興率馬牛隨
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帥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
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
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謂得單于遺歸之也單于使咸
報曰當從塞內還之耶從塞外還之耶將帥不敢顯決以聞詔報
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爲子帥爲男獨陳饒以破璽之功封
威德子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後以求
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費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莽以特
命分陳
立二伯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間之憚於供給煩費
伯平豐爲左伯

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恬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

離眾二千餘人亡降匈奴車師國有輔國侯者胡侯將也單于受之遣兵與

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即車師傷都護司馬及狐

蘭兵復遣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元

右曲任候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曲候軍分左右部部下有曲曲有候相與謀曰西

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眾降匈奴如漢曰

來侵會當死耳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可降匈奴也帶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資都尉考與曰匈奴傳云烏桓都將軍西域

傳云烏資都尉今從之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

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劉氏當復趣

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

莽改長安曰常安

皆逆天違命大逆無

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

未定前故安舉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令狂狹之虜復依托亡漢

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

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

卽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在家待命

除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襲率禮侯

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

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

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定安公太后婉孌有節操自劉氏之

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

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

其勃侍御因發病不可起莽遂不復彊也 十二月露 莽恃府

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下詔遣立國

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竝出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

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本音郎又音林鎮威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絡將軍楊俊討滅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

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

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以軍興法從事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謀欲窮追匈奴

內之丁令傳古曰逐之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

十五人皆爲單于 莽以錢帛詔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

怪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

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小錢

徑六分重一銖名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

王錦曰每錢二十兩一分七釐曰中錢三十兩一分曰小錢
四十兩一分曰大錢五十兩一分曰黃金一斤直錢銀
兩二品朱提銀

爲六品。玄音腰金。一。品。萬是爲一品。銀貨二品。重入兩

流直子足爲二品。朱批音時。熟貨四品。直二千六百一十公

四品孟康曰再連甲緣也伸至也中背兩邊各尺二寸也元者大

也○
音巨
貝貨五品
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明直二百一十
六厘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明直五十么貝二寸

四分以上一服重三十小貝十二分以上一服重十不脫布黃十

大布次市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

占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值各卽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

兩而直千錢矣。鄒子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百姓覆亂

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
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
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罰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錢與符
相對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罰也公卿皆持
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
莫何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
殺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
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莽
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
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

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竝驗治

莽子九卿每一舉置三大夫尚書大夫蓋屬其工也

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而豐尤親

昵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遂相與唱導在位褒揚

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秀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

侯劉慶前輝光謝驛

事見上卷元始五年

長安令田終術

事不見於史

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

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

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

謂哀章等也

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

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竇餅兒王盛同列豐父

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

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

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

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

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

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隆成侯棻棻弟

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并置四關

將軍主函谷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

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殲隆於羽山皆驛車傳

致其屍云補註幽州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三危在陝西行都指節使司故沙州城東南二十里羽山在登州府

城東南三十里崇山在括州府慈利縣西北二十里尋之生也手理有天子字故生妄想以

及於禍棻之被收辭連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

收之雄乃自閤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得有謀
問其故乃莽嘗從雄學作奇字耳有詔勿收雄乃得免是歲莽
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又種五梁禾於
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禾所云耕耘五穗者也晉灼曰翼氏國
角五德東方甲寅南方丙酉方庚北方壬申中央戊種五色禾於
此地而耕耘之也汜勝之曰粟是穰粟先以寶玉漬種煮鶴髓磚墮犀玉二
十餘物取汁以漬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

至始建國
三年

遣田禾將軍趙竝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

莽遣中郎將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
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爲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左
率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
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

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

不可負也

先單于謂呼韓邪單于

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

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

民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

即左右大都尉也

諸邊王

諸王庭近漢邊者

入塞

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

擊匈奴討滅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

地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賈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蠱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

約齋輕糧

師古曰約少也少資衣裝

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

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

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師古

日援引也余謂代當作岱岱山也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

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獎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

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

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

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銀薪炭重

不可勝

師古曰師蓋之大口者也

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輔重自隨則輕

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輔重如遇

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殺如故

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

于單于更以爲於橐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爲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

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

并州郡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等郡余按此時未

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

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

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遺著武將軍遠竝等鎮名都中郎將
和作士秩宗與樂其工于虞遺著武將軍遠竝等鎮名都中郎將
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棄
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
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謂匈奴款塞之後也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
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 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為師疑傅丞阿輔係拂是為四

師馬宮為師疑宗伯鳳為傅丞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

後禦侮是為四友唐林為胥附李充為奔走又置師友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并六經六祭酒為九祭酒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

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百官表

令丞尉爲長吏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諸生學徒也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

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

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

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

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

爲子孫遺大業暉等曰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諒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

柏作祠堂

貢父曰勝意謂一葬之後更不隨俗動家土種柏作祠堂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時門人續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薰以香自然膏以明自煎嗟乎龔生竟天天年非

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逸齊薛

方太原郇越郇相

能音荷

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

遠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

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越郇相同族昆弟也竝舉州郡孝廉

茂才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

高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

稅音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葬以安車迎辟方方因使者辭

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欲臣守箕山

之節補註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許由冢云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

險廩郭欽爲南郡太守師古曰險廩扶風之縣也補註杜陵蔣詡險廩卽今鳳翔府之汧陽縣

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

不出戶詡於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

之士也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尙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

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亨應

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

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其家律令書
文壁藏之按三十二卷成帝校和元年陳咸以清于長事廢歸故郡以憂死咸謂郡相人也此書祐國陳咸木之後漢書陳寵傳光武始改沛郡爲沛國二陳咸雖同居沛各是一人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
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辭方
近之郭欽將誦好遜不汙絕紀唐矣

是歲潁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
爲元城冢墓害莽會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備註元城即今大名府之元城縣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

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而止

王始建國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廉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

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乃會諸

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 大司馬甄邯死 莽每當出輒先搜索

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 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 男食邑於畿內曰采女食邑於

男服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 禹貢冀兗青徐揚豫荆雍梁

等諸侯之員千有八百 九州二百一十國并畿內凡千七百

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 有祿萬戶其餘以是為

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

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 都內積錢之月錢數千

府屬六司農

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

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祿爲姦天下營營陷刑者衆古

日營營眾 莽知民愁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

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

如故焉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邯怨怒不附

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

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兵不欲行郡彊迫

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驩嚴尤奏言貉人犯法高句驪一名貉不從驩起正有他

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

和者匈奴未克夫餘藏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藏貉遂反詔

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

驪為下句驪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東漢初北莽句奴也

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

東巡狩具禮儀調度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初莽

為安漢公時欲詔太皇太后以斬邪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事見

上卷元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始四年

絕之於漢不合得體元帝璽壞孝元廟每古曰夫更為文母太后

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尊食堂置也晉灼曰喜具也○尊肯然既成

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

見孝元廟廢撤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豈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莽也與何治者言何干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

莽也與何治者言何干

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得久祐乎飲酒不樂而罷白莽簀位後却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共相對飲食

癸姓建國五年

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

溝絕之

如滂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

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以烏孫國

人多親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

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

信焉書先畔

焉者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 十

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是歲以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匈

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

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伊粟置支侯咸厚善

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烏累單于咸立

以弟輿爲右谷蠡王初烏珠留單于以子蘇屠胡爲左賢王時爲

左賢王者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號最

貴次當爲單于故以授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己號不欲傳國乃

貶護于爲左屠耆王

天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

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徧行巡狩之

禮太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

續漢志內者令官市張諸衣物師古曰張坐臥者謂帷帳茵席

也所過毋得有所給俟畢北巡狩之禮卽於土中居洛陽之都

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

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

安聖體莽從之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卽土之中遣太傅

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

宅居也壇以壘界皆曰兆

圖起宗廟社稷

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大司馬遂

竝就侯氏朝位

免官以侯爵就朝位

太傅平晏勿領尙書事以利苗男訴爲

大司馬

如滄曰利苗邑名

莽卽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

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

之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

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

敕曰非但保

新開天鳳元年

國將閨門當休親屬在西州者章梓潼人其宗族皆在西州故欲使和叔讓察之諸公皆

輕賤而章尤甚言十一公皆為莽所輕賤而章尤甚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

甚六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直城門長安城

第二門西出南頭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

職如太守王制三十國為卒卒有正十國為連連有率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

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

梅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

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

南茂陵槐里至新十縣屬伏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

雲陽故關十縣屬烈尉大夫府居城北河內河東宏農滎陽潁川南陽為六隊郡河東

兆隊河內後隊宏農右隊滎陽前隊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隊潁川左隊南陽前隊○隊音遂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

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

大郡至分爲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又

倣古六服爲惟城惟甯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爲稱

公作甸服

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甯在采任諸侯是爲惟藩在甸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敘裔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總

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

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按莽傳詔曰新隊故榮陽是也

匈奴右骨都侯須

卜當伊墨居次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

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之往也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兒子歙

也

歙音翁

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

颯音立

使匈奴

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繪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四人及手殺才護賊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寒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立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鎮都尉諸屯

兵

莽置四關各有
領都尉領屯兵

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

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辟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益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健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

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竝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
廣入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較長入分闊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
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
左曰泉文直一孔穎達曰秦食貨志今世謂之竿錢是也邊猶爲
貨泉之字大泉卽今四文錢也四邊竝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
識世人耕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余按古所謂泉
布者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無不編則
布之義也王莽以爲貨二品非古義考異曰食貨志改作貨布在
天鳳元年莽傳在地皇元年蓋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
不行耳非其年始作貨布也○竿音莽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
獨行大錢詠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七終